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illegible]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

明 張溥 輯

東方朔集

騷

七諫 王逸註

平生於國兮平屈原名也長於原壄高平曰原坰外曰野言屈原少生於楚國與君同朝長大見遠棄於山野傷有始而無終也言語訥譅兮譅音澀出口為言相答曰語訥者鈍

也讒者又無彊輔言己質性忠信不能巧利辭令言語難也訥鈍復無彊友黨輔以保達己志也彊一作強淺智褊能兮聞見又寡褊狹也寡少也屈原多才有智博聞遠見而言淺狹者是其讒也數言便事兮見怨門下門下喻親近之人也言己數進忠言陳便宜之事以助治而見怨恨於左右欲害己也一作數陳便事王不察其長利兮卒見棄乎原壄言懷王不察己忠謀可以安國利民反信讒言終棄我於原壄而不還也伏念思過兮無可改者言己伏自思念行無過失可改易也羣衆成朋兮上浸以惑上謂君也浸稍也言佞人相與羣聚朋黨成衆君稍以惑亂而不自知也巧佞在前兮賢者滅息滅消也言佞臣巧好其言順意承旨旦夕在於君前而使忠賢之士心懷恐懼吞聲小語消滅謇謇

之氣以避禍患也

堯舜聖已沒兮孰為忠直言堯舜聖明今已沒矣誰為盡忠直也

高山崔巍兮崔巍高貌水流湯湯湯時章切湯湯流貌言已仰視高山其形崔巍而不知頹弛俛視水流湯湯流行而不知竭自傷不如山水之性身將顛沛也

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坑音岡陂池曰坑言已年歲衰老死日將至不得處國朝輔政治而與麋鹿同坑鳥獸同伍將墜陷坑穽不復久矣

塊鞠兮塊獨處貌匔匔為鞠當道宿夜止曰宿言已孤獨無耦塊然獨處鞠然匔匔當道而蹭臥無所棲宿也

舉世皆然兮余將誰告告古六切舉與也言舉當世之人皆行佞偽當何所告我忠信之情

斥逐鴻鵠兮鴻鵠大鳥近習鴟梟鴟梟惡鳥

斬伐橘柚兮柚音又橘柚美木列樹苦桃苦桃惡木言君親近貪賊姦惡之臣

而遠仁賢之臣也便娟之修竹兮寄生乎江潭便平聲便娟好貌屈原以竹自喻言有便娟長好之竹生於江水之潭被蒙潤澤而茂盛自恨放流而獨不蒙君之惠也上葳蕤而防露兮葳蕤盛貌防蔽也下泠泠而來風泠泠清涼貌言竹被潤澤上則葳蕤而防蔽霧露言上能有所覆也下則泠泠清涼可休庇也以言已德上能覆蓋於君下能庇廕於民孰知其不合兮若竹栢之異心竹心空屈原自喻志通達也栢心實以喻君闇閉塞也言已性達道德而君閉塞其志不合若竹栢之異心也往者不可及兮謂聖明之王堯舜禹湯文武也來者不可待欲須賢君年齒已老命不可待也悠悠蒼天兮莫我振理悠悠憂貌振救也言已憂愁思想則呼蒼天言已懷忠正而君不知羣下無有救理我之侵冤者竊怨

君之不寤兮吾獨死而後已言己私怨懷王用心闇惑終不覺寤令我獨抱忠信死於山野之中而已

初放

惟往古之得失兮言己思念古者人君得道則安失道則危禹湯以王桀紂以亡覽私微之所傷傷害也言己又觀人君私愛佞讒受其微言傷害賢臣者國以危殆也楚之無極吳之宰嚭是也堯舜聖而慈仁兮後世稱而弗忘言堯舜所以有聖明之德者以任賢能慈愛百姓故民至今稱之也齊桓失於專任兮夷吾忠而名彰夷吾管仲名也管仲將死戒桓文曰豎刁自割易牙烹子此二臣者不愛其身不慈其子不可任也桓公不從使專

國政桓公卒二子各欲立其所傅公子諸公子並爭國亂無主而桓公尸不棺積六十日蟲流出戶故曰失於專任夷吾忠而名著也

晉獻惑於驪姬兮申生孝而被殃

已解於九章篇中

偃王行其仁義兮荆文寤而徐亡

荆楚也徐偃王國名也周宣王之舅申伯所封也詩曰申伯番番既入于徐周衰其後僭號稱王也偃諡也言徐偃王修行仁義諸侯朝之三十餘國而無武備楚文王見諸侯朝徐者衆心中覺悟恐為所并因興兵擊之而滅徐也故司馬法曰國雖強大忘戰必危蓋謂此也

紂暴虐以失位兮周得佐乎呂望

卒怒曰暴賊善曰虐言殷紂暴虐以失其位周得呂望而有天下也

修往古以行恩兮封比干之丘壠

小曰丘大曰壠言武王修先古之法敬愛賢能克紂封比干之墓以彰其德宣示四方也

賢俊慕

而自附兮日浸淫而合同才敵千人為俊淫多貌也言天下賢英俊慕周之德也日來親附浸淫盛多四海竝合皆同志也明法令而修理兮蘭芷幽而有芳言周家選賢任士官得其人法令修理故幽隱之士皆有嘉名也苦衆人之妬予兮言已患苦楚國衆人妬我忠直欲害已也箕子寤而佯狂箕子紂之庶兄見比干諫而被誅則被髮佯狂以脱其難也不顧地以貪名兮心怫鬱而內傷言已欲效箕子佯狂而去不顧楚國之地貪忠直之名念君闇昧心為傷痛怫鬱而傷病也聯蕙芷以為佩兮過鮑肆而失香言仁人聯結蕙芷芬芳之草服之於身過鮑魚之肆則失其性而不芬香也以言已積衆忠信為讒人所毀失其忠名也正臣端其操行兮反離謗而見攘

謗訕也攘排也言正直之臣端其心志欲以輔君反為讒人所謗訕身見排逐而遠放也世俗更而變化兮而一作以伯夷餓於首陽言當世俗人皆改其清潔化為貪邪當若伯夷餓於首陽而身垂功名也獨廉潔而不容兮叔齊久而逾明叔齊伯夷弟也言已獨行廉潔不容於世雖飢餓而死幸若叔齊久而有榮名也浮雲陳而蔽晦兮使日月乎無光言讒佞陳列在側則使君不聽明也忠臣貞而欲諫兮讒諛毀而在旁言忠臣正其心欲諫其君讒毀在旁而不敢言也秋草榮其將實兮其一作而微霜下而夜降微霜殺物以喻讒諛言秋時百草將實微霜夜下而殺之使不得成熟也以言讒人晨夜毀已亦將害已身使其忠名不得成也商風肅而害生兮商風西風肅急

貌一作肅肅百草育而不長言秋氣起則西風急疾而害生物使百草不得盛長以言君令急促刻傷百姓使不得保其性命也衆竝諧以妒賢兮孤聖特而易傷言衆佞相與竝同以妒賢者雖有聖明之智孤特無助易傷害也易去聲懷計謀而不見用兮巖穴處而隱藏士曰隱寶曰藏言已懷忠信之計不得列見獨處巖穴之中隱藏而已成功隳而不卒兮隳壞也子胥死而不葬言子胥為吳伐楚破郢謀行功成後用讒言賜劍棄死故言死而不葬也世從俗而變化兮隨風靡而成行言當世之人見子胥被害則變心從俗以承上意若風靡草羣聚成行而羅列信直退而毀敗兮虛偽進而得當言信直之臣被讒譖毀而身敗棄虛偽之人進用在位而當顯職也追悔

過之無及兮之一作而無一作不豈盡忠而有功言君進用虛偽之臣則國傾危

追而自悔亦無所及也已欲盡忠直之節終不能成其功也豈一作覬廢制度而不用兮

務行私而去公言在位之臣廢先王之制度務從私邪背去公正爭欲求利也終不變

而死節兮惜年齒之未央言己執守清白而死忠直終不變節惜年齒尚少壽命未

盡而將夭折也將方舟而下流兮冀幸君之發曚大夫方舟士特舟曚僮曚

也言我將方舟隨江而浮冀幸懷王開其曚惑之心而還己也痛忠言之逆耳兮恨申

子之沈江申子伍子胥也吳封之於申故號為申子也哀痛忠直之言忤逆君耳使之恚怒若申胥

諫吳王殺而沈之江流也願悉心之所聞兮心一作余遭值君之不聰悉盡

也聽遠曰聰言己欲盡忠竭其所聞陳列政事遭值懷王闇不聽明而不見納也不開寤而難道兮道一作導不別橫之與縱緯曰橫經曰縱言君心常惑而不可開寤語以政道尚不別縉布經緯橫縱不能知賢愚亦明矣聽奸臣之浮說兮絕國家之久長言君好聽邪說之臣虛言浮說以自誤亂將絕國家累世久長之祿也滅規榘而不用兮背繩墨之正方言君為政滅先聖之法度而不施用背棄忠直之臣以自傾危離憂患而乃寤兮離一作罹若縱火於秋蓬蓬蒿也秋時枯槁言君信任佞諛不慮艱難卒遭憂患然後乃覺若放火於秋蒿不可救制也業失之而不救兮尚何論乎禍凶言君施行業以失道身將危殆尚復論國之禍凶豈不晚哉彼離畔而朋黨兮獨

行之士其何望言彼讒佞相與朋黨並食重禄獨行忠直之士當復何望宜窮困也日漸染而不知兮稍積為漸汙變為染秋毫微哉而變容銳毛為毫夏落秋生言君用讒邪日以漸染隨之變化而不自知若秋毫更生其容微眇而日長大也衆輕積而折軸兮原咎雜而累重咎過也言車載衆輕之物以折其軸而不可乘其過咎由重衆雜載衆多之故也以言國君聽用羣小之言則壞敗法度而自傾危也赴湘沅之流澌兮恐逐波而復東言己心清潔不能久居濁世故赴湘沅之水與流澌俱浮恐遂乘波而東入大海也懷沙礫而自沈兮不忍見君之蔽壅礫小石也言己所以懷沙負石甘樂死亡自沈於水者不忍久見懷王壅蔽於讒佞也

沈江

世沈淖而難論兮（沈沒也淖溺也）俗岭峨而嵾嵯（岭與岑同岭峨嵯嵯不齊貌言時世之人沈沒財利用心淖溺不論是非不別忠佞風俗毀譽高下嵾嵯賢愚合同上不任賢化使然也）

清泠泠而殲滅兮（殲音尖清泠泠以喻潔白殲盡也滅消也一云而日殲兮）溷湛湛而日多（湛讀作沈溷湛湛喻貪濁也言泠泠清清之士盡棄銷滅不見論用貪濁之人進在顯位日以盛多）

梟鴞既以成羣兮元鶴弭翼而屏移（言貪狼之人竝進成羣廉潔之士歛節而退也）

蓬艾親入御於牀笫兮（笫音姊笫牀簀也以喻親密）馬蘭踸踔而日加（踸音趍踔音卓馬蘭惡草也踸踔暴長貌也加盛也言蓬蒿蕭艾入御房中則馬蘭之草

踸踔暴長而茂盛也以言佞諂見親近則邪僞之徒踴躍而欣喜也**棄捐葯芷與杜衡兮余柰世之不知芳何**言棄捐芳草忠正之士當柰世人不知賢何一云余柰夫世不知芳何一云余柰夫不知芳何**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險戲**險戲猶言傾危也言周家建立德化其道平直公方所履無失而言蕪穢傾危者心惑意異也以平直為傾危則以忠正為邪枉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高陽無故而委塵兮**高陽帝顓頊也委塵坋塵也言帝顓項聖明克讓然無故被塵翳言與帝共工爭天下也**唐虞點灼而毀議**點汙也灼灸也猶身有病人點灸之言堯舜至聖道德撫被尚點灸誇毀言有不慈之過卑父之累也**誰使正其真是兮**言佞人妄論以善為惡乃非訕聖王當誰使正其真僞乎己以忠被罪固其宜也**雖有八**

師而不可為八師謂禹稷卨皐陶伯夷倕益夔也言堯舜有聖賢之臣八人以為師傅不能除去虛偽之謗乎疾讒之辭也

皇天保其高兮后土持其久言皇天保其高明之姿不可踰越也后土持其久長不可掘發也賢人守其志分亦不可傾奪也一云不可輕脫

服清白以逍遙兮偏與乎玄英異色玄英純黑也以喻貪濁言己被服芬香履修清白偏與貪濁者異行不可同趣也

西施媞媞而不得見兮媞音提西施美女也媞媞好貌也詩曰好人媞媞也

嫫母勃屑而日侍嫫母醜女也勃屑猶媻姍膝行貌言西施媞媞儀容姣好屏不得見嫫母醜惡反得媻姍而侍左右也以言親近小人斥逐君子也

桂蠹不知所淹留兮桂蠹以喻食祿之臣也言桂蠹食芬香居高顯不知留止妄欲移徙則失甘美之木亡其處也以言衆臣

食君之祿不建忠信妄行佞諂亦將失其位喪其所也𧄼蟲不知徙乎葵菜言𧄼蟲處辛烈食苦惡不能知徙於葵菜食甘美終以困苦而癯瘦也以喻已修潔白不能變志易行以求祿位亦將終身貧賤而困窮也處涽涽之濁世兮今安所達乎吾志涽音泯言已居濁涽之世無有達我清白之志也一云今安達乎吾志意有所載而遠逝兮固非衆人之所識識知也言已心載忠正之志欲遠去以求賢人君子固非衆人所能知也驥躇於弊輦兮輦音踘躊躇不行貌遇孫陽而得代孫陽伯樂姓名也言衆人不識騏驥以駕敗車則不肯進遇伯樂知其有力以車代之則至千里流名德也以言俗人不識已志亦將遇明君建道流化垂功業也呂望窮困而不聊生兮遭周文而舒志甯戚

飯牛而商歌兮桓公聞而弗置皆解於離騷經路室女之方桑兮路室客舍也孔子過之以自侍言孔子出遊過於客舍其女方采桑一心不視喜其貞信故以自侍吾獨乖剌而無當兮乖差也剌邪也心悼怵而耄思耄亂也九十曰耄言古賢俊皆有遭遇我獨乖差與時邪剌故心中自傷怵惕而思志為耄亂思比干之恲恲兮恲恲忠直之貌恲音平哀子胥之慎事子胥臨死曰抉吾兩目置吳東門以觀越兵之入也死不忘國故言慎事也悲楚人之和氏兮獻寶玉以為石遇厲武之不察兮羌兩足以畢斮斮音析斮斷也昔卞和得寶玉之璞而獻之楚厲王或毀之以為石王怒斷其左足武王即位和復獻之武王不察視又斷其右足和乃抱寶泣於荆山

之下悲極血出於是暨成王乃使工人攻之果得美玉世所謂和氏之璧也或曰兩足畢索索盡也以言玉石易别於忠佞尚不能知已之獲罪是其常也

小人之居勢兮志狹智少為小人也視忠正之何若言小人智少慮狹苟欲承順求媚以居位勢視忠正之人當何如乎甚於草芥也

改前聖之法度兮前一作先喜囁嚅而妄作囁嚅小語謀私貌也言小人在位以其愚心改更先聖法度背違仁義相與耳語謀利而妄造虛僞以譖毀賢人也

親讒諛而疏賢聖兮訟謂閭娵為醜惡讙譁為訟閭娵好女也言君親信讒諛之臣斥逐忠正背先聖法度衆人讙譁之訟以好為惡心迷意惑不自知也

愉近習而蔽遠兮孰知察其黑白言君近諂諛習而信之蔽遠賢者言不見用誰當知己之清白彼之貪濁也

卒不得效

其心容兮卒一作來安眇眇而無所歸薄薄附也言已放流不得內竭忠誠外盡形體東西眇眇無所歸附也專精爽以自明兮晦冥冥而壅蔽言已專壹忠情竭盡耳目之精明欲以助君而為佞人之所壅蔽不得進也年既已過太半兮然欿轁軻而留滯轁音坎軻音柯轁軻不遇也言已年已過五十而轁軻沈滯卒無所逢偶也欲高飛而遠集兮恐離罔而滅敗罔以喻法言已欲高飛遠止他方恐遭罪法以滅敗忠厚之志也獨寃抑而無極兮傷精神而壽夭壽命夭也皇天既不純命兮余生終無所依依保也願自沈於江流兮絕橫流而徑逝徑一作遠寧為江海之泥塗兮安能久見此濁

世言已思委命於江流沈為泥塗不忍久見貪濁之俗也

怨世

賢士窮而隱處兮士一作者廉方正而不容言時貪亂者衆賢者隱蔽廉正之士不得容於世也子胥諫而靡軀兮比干忠而剖心子推自割而飤君兮德日忘而怨深飤音飼已解於九章中一云推自割而飼君兮行明白而曰黑兮荆棘聚而成林荆棘多刺以喻讒賊言已修行清白皎然日明而讒人聚而蔽之謂之暗昧使不得通也江離棄於窮巷兮蒺蔾蔓乎東廂廇序之東為東廂以言賢者棄捐閭巷小人親近左右也蔾一作梨賢者蔽而不見兮讒諛

進而相朋相朋一作在位朋一作明梟鴞並進而俱鳴兮鳳皇飛而高翔言小人相舉而論議賢智隱而深藏也願壹往而徑逝兮壹或作一道壅絕而不通言已思壹見君盡忠言而遂徑去障蔽於讒佞而不得志也

怨思

居愁懃其誰告兮獨永思而憂悲言已放在山澤心中愁苦無所告愬長憂悲而已內自省而不慙兮操愈堅而不衰言已自念懷抱忠誠履行清白內不慙於身外不媿於人志愈堅固不衰懈也隱三年而無決兮歲忽忽其若頹言已放在山野滿三年矣歲月迫促去若頹下年且老也古者人臣三諫不從待放三年君命還則復無

則遂行也憐余身不足以卒意兮憐一作怜冀一見而復歸言已自憐身老不足以終志意幸復一見君陳忠言還鄉邑也哀人事之不幸兮屬天命而委之咸池咸池天神也言已自哀不能脩人事以見愛於君屬祿命於天委之神明而已身被疾而不間兮間差也心沸熱其若湯言已脩行仁義身反被病而不間差憂道不立心中怛然而氣熱若湯之沸也冰炭不可以相並兮並併也吾固知乎命之不長言冰見炭則消炭得冰則滅以喻忠佞不可並處則相傷害固知我命之不得長久將消滅也一云固知余命之不長一云吾乎固知命之不長哀獨苦死之無樂兮惜予年之未央自哀惜死年尚少也悲不反余之所居兮一本不下有得字恨

離予之故鄉不得歸郢見故居也鳥獸驚而失群兮飛者為鳥走者為獸猶高飛而哀鳴言鳥獸失其群偶尚哀鳴相求以刺同位之人曾無相念之意也狐死必首丘兮夫人孰能不反其真情真情本心也言狐狸之死猶嚮丘穴人年老將死誰有不思故鄉乎言已尤甚也故人疏而日忘兮新人近而俞好言舊故忠臣日以疏遠讒諛新人日近而見親也一云新人愈近而日好莫能行於杳冥兮孰能施於無報言衆人誰能有執心三行於杳冥之中施於無報之人乎言皆苟且而行以求利也若衆人之皆然兮乘回風而遠遊言已患若衆人皆行苟且故乘風而遠去也凌恒山其若陋兮凌乘也恒山北嶽也陋小也聊媮娛以忘憂言已

乘騰高山以為庳小陟險猶易聊且愉樂以忘悲憂也愉一作媮悲虛言之無實兮讒言無誠君不察也苦眾口之鑠金已解於九章中過故鄉而一顧兮泣歔欷而霑襟言已遠行猶思楚而悲泣也厭白玉以為面兮厭著也懷琬琰以為心言已施行清白心面若玉內外相副邪氣入而感內兮施玉色而外淫淫潤也言讒邪之言雖自內感已志而猶不變玉色外潤而內愈明也何青雲之流瀾兮瀾一作爛微霜降之蒙蒙蒙蒙盛貌詩云零雨其蒙言遣佞人羣聚造作虛辭君政用急天旱下霜則害草木傷其貞節也徐風至而徘徊兮而一作之疾風過之湯湯風為號令言君命寬則風舒風舒則已徘徊而有還志也令急風疾則已惶遽欲急去也一云

疾風舒之蕩蕩聞南藩樂而欲往兮藩藩蔽也南國諸侯為天子藩蔽故稱藩也一本無樂字而二至會稽而且止會稽山名也言已聞南國饒樂見而欲往至會稽山且休息也韓衆而宿之兮問天道之所在韓衆仙人也天道長生之道也借浮雲以送予兮載雌霓而為旌旌旗也有鈴為旌也一云載虹霓而為旍駕青龍以馳騖兮班衍衍之冥冥言極疾也忽容容其安之兮超慌忽其焉如不知所之也苦衆人之難信兮願離羣而遠舉舉去也言苦見俗人多言無信不可據任故願離衆而遠去也登巒山而遠望兮巒小山也一云登巒無山字好桂樹之冬榮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氷也一云好桂茂而冬榮

觀天火之炎煬音陽兮聽大壑之波聲大壑海水也言已仰觀天火下覩海水心愁思也引八維以自道兮天有八維以為綱紀也含沆瀣以長生言已乃擥持八維以自導引含沆瀣之氣以不死也居不樂以時思兮以一作而一云思時食草木之秋實秋實謂棗栗之屬也飲菌若之朝露兮構桂木而為室言飲食潔清所處芬香也雜橘柚以為囿兮囿一作圃列辛夷與椒楨雜聚衆善以自修飾也鶤鶴孤而夜號兮哀居者之誠貞言鶤鶏鶴鶴大鳥猶知賢良哀惜已之履行正直而不施用也

自悲

哀時命之不合兮傷楚國之多憂言已自哀生時祿命好行公正不與君合憐傷楚國無有忠臣國家多憂也內懷情之潔白兮潔一作質遭亂世而離尤言已懷潔白之志以得罪過於衆人也惡耿介之直行兮世溷濁而不知言衆人惡明正之直士以君闇昧不知用之故也何君臣之相失兮上沅湘而分離言讒佞害已使明君放逐忠臣上下分離失其所也測汨羅之湘水兮汨水在長沙羅縣下注湘水中知時固而不反言已沈身汨水終不還楚國也傷離散之交亂兮遂側身而既遠遂去而流遷也處玄舍之幽門兮穴巖石而窟伏巖穴也言已修德不用欲伏巖穴之中以自隱藏也從水蛟而為徒兮

與神龍乎休息自喻德如蛟龍而潛匿也何山石之嶄巖兮靈魂屈而偃蹇言山石高巖非己所居靈魂偃蹇難上欲去之也含素水而蒙深兮日耿耿而既遠素水白水也言雖遠行不失清白之節也哀形體之離解兮解一作懈神罔兩而無舍罔兩無所據依貌也舍止也自哀身體陸離遠行解倦精神罔兩無所據依而舍止也惟椒蘭之不反兮椒子椒也蘭子蘭也魂迷惑而不知路言子椒子蘭不肯反己魂魄迷惑不知道路當如何也願無過之設行兮雖滅没之自樂言願設陳己行終無過惡雖身没名滅猶自樂不改易也痛楚國之流亡兮哀靈脩之過到言懷王之過已至於惡楚國將危亡失賢之故也固時俗之溷

濁兮志瞀迷而不知路瞀悶也迷惑也言己遭遇亂世心中煩惑不知所行也念私門之正匠兮匠教也遥涉江而遠去言己念衆臣皆營其私相教以利乃以其邪心欲正國家之事故已遠去也念女嬃之嬋娟兮涕泣流乎於悒於悒增歎貌也己解見離騷經我決死而不生兮雖重追吾何及言亦無所復還也一云吾其何及戲疾瀨之素水兮望高山之蹇産言己履清白其志如水雖遇棄放猶志仰高遠而不懈也哀高丘之赤岸兮遂没身而不反言己哀楚有高丘之山其岸峻險赤而有光明傷無賢君將以阽危故沈身於湘流而不還也

哀命

怨靈脩之浩蕩兮已解於離騷經夫何執操之不固操志也固堅也言已念懷王信用讒佞志數變移而不堅固也悲太山之為隍兮隍城下池也易曰城復于隍也孰江河之可涸涸塞也言太山將頹為池以喻君且失其位用心迷惑過惡已成若江河之決不可涸塞也願承閒而效志兮恐犯忌而干諱所畏為忌所隱為諱干觸也言已願承君閒暇之日時竭効忠言恐犯上忌觸衆人諱而見刑誅也卒撫情以寂寞兮然惆悵而自悲惆悵恨貌也言已終撫我情寂寞不言然惆悵自恨心悲毒也玉與石而同匱兮匱匣也貫魚眼與珠璣圓澤為珠麤瑀為璣以言君不知賢愚忠佞之士猶雜魚眼與珠璣同貫而不別也駑駿雜而不分兮駑鈍馬也良馬為駿也服罷

牛而驂驥左轅為服外騑為驂言君選士用人雜用駑駿不異賢愚若駕罷牛驂以騏驥才力殊也罷音皮年滔滔而日遠兮滔滔行貌壽冉冉而俞衰自傷不遇年衰老也心悇憛而煩寃兮悇音涂憛音覃悇憛憂愁貌也蹇超摇而無冀蹇辭也超摇不安也言已自念年老心中悇憛超摇不安終無所冀望也固時俗之工巧兮滅規榘而改錯却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無王良之善馭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而遠去皆已辭在九辯不量鑿而正枘兮恐榘矱之不同已辭於離騷經也不論世而高舉兮恐操行之不調調和也言人不論世之貪濁而

高舉清白之行恐不知於俗而見憎於衆也弧弓弛而不張兮弛解孰云知其所至言弧弓雖強弛而不張誰知其力之所至乎以言賢者不在職位亦不知其才德也無傾危之患難兮焉知賢士之所死言國無傾危之難則不知賢士之伏節死義也俗推佞而進富兮節行張而不著賢良蔽而不羣兮朋曹比而黨譽邪枉說飾而多曲兮正法弧而不公弧戾也言世俗之人推佞以為賢進富以為能故君之正法膠戾不用衆皆背公而鼎私也直士隱而辟匿兮讒諛登乎明堂明堂布政之宮也言忠直之士隱身辟匿讒諛之人反登明堂而為政也棄彭咸之娛樂兮言棄彭咸清潔之行娛樂之風俗則為貪佞也滅巧倕之繩

墨言工滅巧倕之繩墨則枉直失其制也言君背先王之法則自亂惑也菎蕗雜於叢蒸兮枲翮曰蘩熇竹曰蒸言持菎蕗香直之草雜於廱蒸燒而燃之則不識於物也以言取忠直棄之林野亦不知賢也一云菎蕗雜於廱蒸機蓬矢以射革矢箭也言張強弩之機以蓬蒿之箭以射犀革之盾必摧折而無所能入也言使愚巧任政必致荒亂無所能成也駕蹇驢而無策兮蹇跛也策箠也又何路之能極極竟也言君任駑頓之臣使在顯職如駕跛蹇之驢又無鞭箠終不竟道將傾覆也以直鍼而為釣兮釣一作鉤又何魚之能得言君不能以禮敬聘請賢者猶以直鍼釣魚無所能得也伯牙之絕弦兮伯牙工鼓瑟也無鍾子期而聽之鍾子期識音者也言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弦不肯復鼓以世無知音也言已不遇明君識忠

直者亦宜鉗口而不語言也和抱璞而泣血兮一云安得良工而剖和氏之和卞和也剖猶治也已解於上篇同音者相和兮謂清濁也同類者相似謂好惡也以言君清明則潔白之士進君闇昧則貪濁之人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飛鳥號其羣兮鹿鳴求其友同志為友言飛鳥登高木志意喜樂則和鳴求其羣而呼其耦鹿得美草口甘其味則求其友而號其侶也以言在位之臣不思賢念舊曾不若鳥獸也詩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又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故叩宮而宮應兮彈角而角動叩擊也彈楔也宮角五音也言叩擊五音各以其聲感而相應也以言君求仁則仁至修正則下直也一云叩宮而商應彈角而徵動虎嘯而谷風至兮虎陽物也谷風陽氣也言虎悲嘯而吟則谷風至而應其類也以言君修

德行政則百姓隨而化也**龍舉而景雲往**龍介蟲陰物也景雲大雲而有光者雲亦陰也言神龍將舉陞天則景雲覆而扶之輔其類也言君好賢士則英俊往而竝集也**音聲之相和兮言物類之相感也**言鳥獸相呼雲龍相感無不應其類而從其耦也傷君獨無精誠之心以動賢也一云音繫而相和兮一無言及也字**夫方圜之異形兮**一云若夫勢圜一作圓**不可以相錯**言君性所為不與己合若方與圜不可錯雜勢不相安也**列子隱身而窮處兮**列子古賢士也**世莫可以寄託**言列子所以隱佚不仕而窮處者以世多詐偽無可以寄命託身也以一作與**眾鳥皆有行列兮鳳獨翺翔而無所薄**已解於九辨也**經濁世而不得志兮願側身巖穴而自託**言己歷貪

濁之世終不得展其志意但甘處巖穴之中而隱伏也欲闔口而無言兮嘗被君之厚德闔閉也言已欲閉口結舌而不復言以嘗被君之厚祿故不能默也獨便悁而懷毒兮愁鬱鬱之焉極言憂愁之無窮也念三年之積思兮願壹見而陳詞思一見君而陳忠言也不及君而騁說兮騁馳也世孰可為明之言已不及賢君而騁極忠說則時世闇蔽無可為明真偽也身寢疾而日愁兮寢卧也情沈抑而不揚言已身被疾病卧而愁思自傷忠誠沈抑而不得揚達也衆人莫可與論道兮悲精神之不通言當世之人無可與議事君之道者哀我精神所志而不得通於君也

謬諫

亂曰鸞皇孔鳳日以遠兮孔孔雀也一云鸞孔鳳凰畜鳧駕鵝一云畜梟駕鵝雞鶩滿堂壇兮高殿敞揚為堂平場廣坦為壇鼃黽游乎華池鼃蝦蟇也華池芳華之池也言君推遠孔鳳斥逐賢智畜養鵝鶩親近小人滿於堂庭鼃黽喻讒諛美口得志也要褭奔亡兮騰駕橐駝要音腰一作騕鉛刀進御兮遙棄太阿要褭駿馬太阿利劍也言君放遠要褭英俊之士而駕橐駝任使罷駑頑朽之人而棄明智之士也拔搴玄芝兮玄芝神草也列樹芋荷橘柚萎枯兮橘柚美木也苦李旖旎旖旎盛貌也言君乃拔去芝草賤棄橘柚種植芋荷養育苦李愛重小人斥逐君子也甂甌登於

明堂兮甂甌瓦器名也周鼎潛乎深淵周鼎夏禹所作鼎也左氏傳曰昔夏禹之有德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是為周鼎言甂甌之器登明堂周鼎反藏于深淵之水言小人任政賢者隱匿也自古而固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言往古嫉妒忠直而不肯進用我何為獨怨今世之人乎自慰之詞

疏

諫起上林苑疏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

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
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
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
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
產以西都涇渭之南北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
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
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卬足也又
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

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絶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墟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

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應詔上書

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

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

書

與公孫弘書

蓋聞爵禄不相責以禮同類之游不以遠近為初是故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而魏公子一朝以百騎馳

造之呂望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半大丈夫相知何必以撫塵而游垂髪齊年偃伏以日數哉

從公孫弘借車馬書

朔當從甘泉願借外廐之後乘木槿夕死而朝榮者士亦不必長貧也

公孫弘答東方朔書附

譬猶龍之未升與魚龍為伍及其升天鱗不可覩

與友人書

不可使塵網名韁拘鎖怡然長笑脫去十洲三島相期拾瑶草吞日月之光華共輕舉耳

序

十洲記序

臣學仙者耳非得道之人以國家盛美特招延儒墨於文綱之内抑絶俗之道攅虚詭之迹臣故韜隱逸而赴王庭藏養生而侍朱闕矣亦由尊上好道且復欲徜徉威儀也曽随師之主履行北至朱陵扶桑之闕濛海宴

夜之丘純陽之陵始青之下月宫之間内遊七丘中旋十洲踐赤縣而遨五嶽行陂澤而息名山臣自少及今周流六天涉歷八極於是矣未若陵虛之子飛真之宫上下九天洞視百方北極鉤陳而并華盖南翔太丹而棲大夏東之通陽之霞西薄寒穴之野日月所不逮星漢所不與其上無復物其下無復底臣之所識始愧不足以酬廣訪矣

論

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以勵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默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恠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玆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為先生取之也盖懷能而不見

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王澤不下流而萬民騷

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蜚廉惡來草等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琱瑑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没被戮宗廟崩阤國家為虛放戮賢聖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

說色微辭愉愉㖃㖃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歴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於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

陽狂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
主得清燕之閒寛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
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
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爼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
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
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
祖義褒有德禄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
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

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
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
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
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
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緜緜連連殆哉世之不絕
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材布德惠施仁
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
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

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䘏孤獨薄賦斂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設難

答客難

客難東方朔曰蘓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内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

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壊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説行焉身處尊位珍寳充内外有廪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徳天下震慴諸侯賔服威震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

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
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
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
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竝進輻輳者不可勝數
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戸使蘇秦張儀與僕竝生
於今之世曽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傳曰天下無
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
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脩身乎哉詩云鼓

鍾于宫聲聞于外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茍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廼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絶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鶌鴒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

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士時雖不用𧾷倔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

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

莞闚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

發其音聲哉繇是觀之譬猶鼱鼩之襲狗狐豚之咋虎

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

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答驃騎難

干將莫耶天下之利劍也水斷鵠鴈陸斷馬牛將以補

履曾不如一錢之錐騏驥綠耳蜚鴻驊騮天下良馬也

將以捕鼠於深宮之中曽不如跛猫

頌

旱頌

維昊天之大旱失精和之正理遥望白雲之蔚淳滃曈曨而亡止陽風吸習而熇熇熇羣生悶懣而愁憒隴畝枯槁而允布壞石相聚而為害農夫垂拱而無為釋其耰鉏而下涕悲壇畔之遭禍痛皇天之靡濟

銘

寳甕銘

當黄帝時瑪瑙甕至堯時猶存甘露不竭謂之寳露舜遷寳甕於衡山故山有寳露壇下起月館以望夕月又遷寳甕於零陵之上舜崩甕淪地下至秦始皇通汨羅之流為小溪逕從長沙至零陵掘地得赤玉甕可容八斗在舜廟之堂前不知年月至漢東方朔識之朔乃作

寳甕銘

寳雲生於露壇祥風起於月館望三壺如盈尺視八鴻如縈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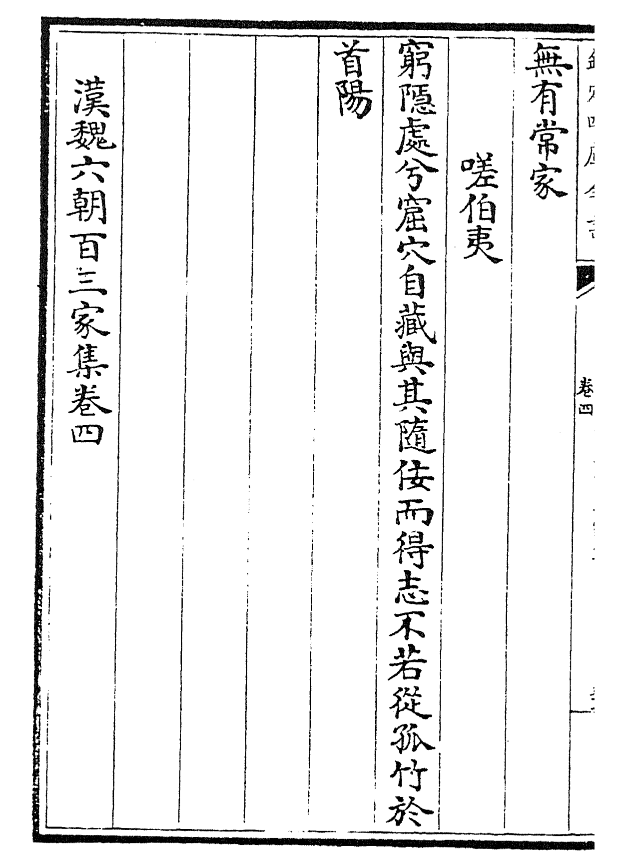
詩

據地歌

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

誡子詩

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於道相從首陽為拙柳惠為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才盡身危好名得華有羣累生孤貴失和遺餘不匱自盡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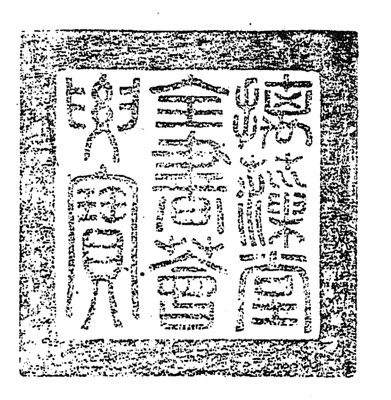


無有常家

嗟伯夷

窮隱處兮窟穴自藏與其隨佞而得志不若從孤竹於首陽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舉人臣洪道濟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五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九十四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五

明 張溥 輯

褚少孫集

陳涉世家

褚先生曰地形險阻所以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為治也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為本而以固塞文法為枝葉豈不然哉

外戚世家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問習漢家故事者鍾離生曰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子女者父為金王孫王孫已死景帝崩後武帝已立王太后獨在而韓王孫名嫣素得幸武帝承間白言太后有女在長陵也武帝曰何不蚤言乃使使往先視之在其家武帝乃自往迎取之蹕道先驅旄騎出橫城門乘輿馳至長陵當小市西入里里門閉暴開門乘輿直入此里通至金氏門外止使武騎圍其

宅為其亡走身自往取不得也即使左右羣臣入呼求之家人驚恐女亡匿內中牀下扶持出門令拜謁武帝下車泣曰嚄大姊何藏之深也詔副車載之廻車馳還而直入長樂宮行詔門著引籍通到謁太后太后曰帝倦矣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臣姊與俱來顧曰謁太后太后曰女某邪曰是也太后為下泣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為壽奉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費焉於是召平陽主南宮主

林慮主三人俱來謁見姊因號曰修成君有子男一人女一人男號為修成子仲女為諸侯王王后此二子非劉氏以故太后憐之修成子仲驕恣陵折吏民皆患苦之

衛子夫立為皇后后弟衛青字仲卿以大將軍封為長平侯四子長子伉為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三弟皆封為侯各千三百戶一曰陰安侯二曰發干侯三曰宜春侯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

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時平陽主寡居當用列侯尚主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為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入耳奈何用為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為皇后三子為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於是主乃許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詔衛將軍尚平陽公主焉

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文家化為國不變其姓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光耀榮華貧賤

之時何足累之哉

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邢夫人號娙娥衆人謂之娙何娙何秩比中二千石容華秩比二千石婕妤秩比列侯常從婕妤遷爲皇后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竝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爲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

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驥要之善走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傳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美女者惡女之仇豈不然哉

鈎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也得幸武帝生子一人昭帝是也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昭帝立時年五歲耳衛太

子廢後未復立太子而燕王旦上書願歸國入宿衛武帝怒立斬其使者於北闕上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也於是左右羣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雲陽宮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夜持棺往葬之封識其處其後帝閒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

古國家所以亂也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后耶故諸為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昭然遠見為後世計慮固非淺聞愚儒之所及也謚為武豈虛哉

梁孝王世家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為令梁孝王怨望欲為不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為太子大臣不

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

乃封小弟以應縣是後成王沒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好言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為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

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畔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為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

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爲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名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爲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

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為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觧説即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義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

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劒劒著身視其劒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劒以此知而發覺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為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觧於是遣田叔吕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廐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為

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為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飡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為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三王世家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為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列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

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葢聞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為王封一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為作策以申戒之謂王世為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夫賢主所作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彊記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絶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令覽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並幸武帝而生子閎閎且立為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

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
謹使使太中夫人明奉璧一賜夫人爲齊王太后子閎
王齊年少無有子立不幸早死國絶爲郡天下稱齊不
宜王云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
之社歸立之以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
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黄故
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
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黒土封於上方者取黄土各

取其色物畏以白茅封以為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為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唯命不可為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義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天禄長終有過不善乃凶于而國而害于若身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早夭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

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主昭然獨見誡齊王以慎內誡燕王以無作怨無俷德誡廣陵王以慎外無作威與福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誡之曰江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葆疆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侗好佚無邇宵人維法是則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誡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立

聲譽為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
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
金錢財幣直三千餘萬益地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
帝初立緣恩行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
王胥四子一子為朝陽侯一子為平曲侯一子為南利
侯最愛少子弘立以為高密王其後胥果作威福通楚
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
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云廣陵王為上

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土墝埆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誡之曰葷粥氏無有孝行而禽獸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遠處北州以安矣悉若心無作

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偭德者勿使上背德也無
廢備者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者言
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㑹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
薨未有所立而旦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
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
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
於闕下㑹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
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為叛逆出言曰我安得

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遂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縁恩寛忍抑案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戸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為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寛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戸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

家大禮文章爾雅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内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寛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恐不能寛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為天下笑於是燕王旦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旦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

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旦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脩法直斷行罰誅旦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請誅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旦妻子免爲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滫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以漸然也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旦兩子一子爲安定侯立燕故太子建爲廣陽王以奉燕王祭祀

張丞相列傳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略且紀征和以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卒而有韋丞相代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為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即為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為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玄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後坐騎

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内侯失列侯得食其故
國邑韋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
諸吏帶劒帶劒前奏事或有不帶劒者當入奏事至乃
借劒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趙君丞相奏以免罪使
人執魏丞相欲求脱罪而不聽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
夫人賊殺侍婢事而私獨奏請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
捕奴婢笞擊問之實不以兵刃殺也而丞相司直緐君

奏京兆尹趙君廹脅丞相誣以夫人賊殺婢發吏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將擅屏騎士事趙京兆坐要斬又有使掾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刼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内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邴吉代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大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為列侯而因為丞相明於事有大

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
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顯為吏至太僕坐官
耗亂身及子男有姦贓免為庶人邴丞相卒黄丞相代
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
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後
三人竟更相代為丞相何見之明也
黄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為吏至潁川太守治潁
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殺化大行

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關内侯黄金百斤徵為京兆尹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為治以丞相病死子嗣後為列侯黄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韋玄成代

韋丞相玄成者即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為吏至衛尉徙為太子太傅

御史大夫薛君免爲御史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爲丞相因封故邑爲扶陽侯數年病死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沉而見謂諂巧而相工本謂之當爲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丞相父子俱爲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章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貧衡傭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經以

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為郎而補博士拜為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詩而遷為光禄勳居殿中為師授教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日以尊貴御史大夫鄭弘坐事免而匡君為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匡君代為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然多至御史大夫即去者諸為大夫而丞相次也

其心兾幸丞相物故也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為之日少而得之至於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即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戹不得者衆甚也

田叔列傳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滎陽人也少孤貧困為人將車之長安留求事為小吏

未有因縁也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刻道近山安以為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安留代人為求盜亭父後為亭長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為人分麋鹿雉兎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衆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別平有智略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為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為三老舉為親民出為三百石長治民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辦斥免乃為衛將軍舍人與田仁

會俱為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别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貝劒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

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

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為貧何為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畧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鬬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為益州刺史以田仁為丞相長史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

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内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内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弟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是時石氏九人為二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説以仁為能不畏彊禦拜仁為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

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為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下責丞相何為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為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任安為佯邪不傳事何也任安笞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為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

者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衆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爲祟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慎戒之

平津侯列傳

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爲始

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桓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始之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舉善而教不能則

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為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禄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内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而可施行者也徳優則行否則止與内奢泰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即制曰賞有功褒有徳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

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于相位夫知臣
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為山陽太守坐法失
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
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為後者爵關内侯食邑三百戸
徵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滑稽列傳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為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
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左可以覽觀揚

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

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案東武縣名侯乳母姓也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疋賜乳母又奉飲糒飱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

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邉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謫譛之者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仲長統云遷為滑稽傳叙優旃事不稱東方朔非也朔之行事豈真旃孟之比哉而桓譚亦以遷內為是又非也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為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汙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

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為郎又為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旁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

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難之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為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

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席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

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鍾于宫聲聞于外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歳而不絶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崛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有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宫後閤

重櫟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群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粱飯大飱臣臣乃言詔曰可已飱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

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封為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於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

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
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
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
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為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
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為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
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為郡都尉東郭
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饑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
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

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為二千石佩青緺音瓜一音螺青綬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當其貧困時人莫肯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敖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為置王然

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為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

此哉厚賜之財備鶚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漢書宣帝徵勃海太守龔遂非武帝時此褚先生記謬耳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户郎曰幸為我呼吾君至門内遥語户郎為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

生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令無賊盜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

生為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為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穀衣閒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為見

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

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千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

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

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絶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為十二渠橋絶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為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為西門君所為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豹為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絶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辯治者

當能別之

日者列傳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於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

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别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

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

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
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
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别賢與
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
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為
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禄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
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為喜去不為恨
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

矣卑疵而前孅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王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刼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

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窮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按式正棊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

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

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内無饑寒之患外無刼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

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説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為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

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喝喝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

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
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曾一作莊
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
為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絶根
者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
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

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間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黄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傳曰富為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伎能立其身黄直丈夫也陳

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劒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絶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含茍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爲郎時與太卜待詔爲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

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歴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龜策列傳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寳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

之道也蠻夷氐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則弃去之以為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蓍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為聖王遭事無不定决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為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為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為

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絕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攘一作襄襄除也）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蓍龜

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於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窮亦誅三族夫攃策定數攃音逢一作達○攃謂兩手執蓍分而扐之故云攃策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爲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黄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

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内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専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蓮一作領領與蓮聲相近或假借字也蓍百莖共一根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

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為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闚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来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太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著龜傳曰此傳即太卜所得占龜之說也下有伏靈上有兎絲上有擣著擣音

逐留反擣著即蘘著擣古稠字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兎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静無風以夜消兎絲去之即以篝燭此地篝籠也蓋然火而籠罩其上也篝音溝陳涉世家曰夜篝火也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著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著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著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

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蓍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之見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

之謂乎故玉出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一無不字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蚗蠪伏之許氏說淮南云蚗蠪龍屬也音決蚗當為蛟蠪音龍注音決誤也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蓍并得其下龜以卜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為神寶傳曰取

前足臑骨穿佩之臑音乃毛反臑臂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為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為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𢆶一作于得我者匹夫為人君有土正正長也為有土之官長諸侯得我為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杅林中者齋戒以待譺然按林名白蛇蟠杅林龜藏其中杅音烏謂白蛇嘗蟠杅此林中也譺音嶷言求龜者齋戒以待恒譺然也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醮

酒佗髮佗一作被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
可不敬歟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
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
然太卜官得生龜何為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
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
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
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
名龜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

皆殺而用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
左方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
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
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
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
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
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
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

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為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為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

家名誰爲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爲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黄雲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

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
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
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
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
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
失期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為天
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
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

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蒼夏黄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為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為不仁上為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

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為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為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佗故其祟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歎曰夫逆人之使絶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為寶是不彊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功桀紂

暴彊身死國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彊之道江河為湯武我為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為山高而不壞地得為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為衆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姦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為仁義或

為暴彊暴彊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怨怨疾疾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傳為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為之城郭內經閭術外為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為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

以桑麻養以五穀耕之耰之鉏之耨之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彊不至故曰田者不彊囷倉不盈商賈不彊不得其贏婦女不彊布帛不精官御不彊其勢不成大將不彊卒不使令侯王不彊沒世無名故云彊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於彊無不有也王以為不然王獨不聞王檟隻雉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鑴石拌蚌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為大寶大寶所在乃為天子今王自以為暴不如拌蚌

於海也自以為彊不過鐫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無患今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為期聖人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

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衆桀有諛臣名曰

趙梁教為無道勸以貪狠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

死偷諛於傍國危於累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歳或曰未

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

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為左彊誇

而目巧教為象郎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玉之器象箸

而羮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胻（胻音衡脚脛也）箕子恐死被髮

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之石室將以昔至明陰

競活之與之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興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為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涫湯是人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狼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為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不如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

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
爲起小國見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
廟以爭此寶戰攻分爭是暴彊也故云取之以暴彊而
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神爲使通
於天地與之爲友諸侯賓服民衆殷喜邦家安寧與世
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爲經紀王不自
稱湯武而自比桀紂爲暴彊也固以爲常桀爲瓦室紂
爲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民賦斂無度殺戮無方殺人

六畜以韋為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彊逆亂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歳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並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絶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尅紂其時使然乃為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寳也為聖人使傳

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寳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剥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横其腹腸荆支卜之必制其創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寳聞于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草木畢分化為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

王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彊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剥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攣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恒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羿名善射不如雄渠逢門楚雄渠子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為虎而射之應弦没羽禹名為

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毋掾又柰何責人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蟇蝟辱於鵲蝟能制虎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行外有節理中直空虚松栢為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虚黄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踈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瓦而

陳之以應之天天下有階物不全乃生也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元王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衡度視吉凶占龜與物色同平諫王留神龜以為國重寶美矣古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名所從來久矣余述而為傳

三月　二月　正月 正義曰言正月二月三月右轉周環終十二月者日月之龜腹下十二黑點為十二月若二十八宿龜也 十二月　十一月 中關內高外下○正義曰此等下至首俛大者皆卜兆之狀也 四月首仰 索隱曰音魚兩反謂兆首仰起 足開

肣開索隱曰音琴肣謂兆足斂也首俛大索隱曰俛音免兆首伏也五月橫吉首俛大正義曰俛音免謂兆首伏而大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

卜禁日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卜暮昏龜之徼也徼音叫謂徼繞不明也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殺及以鑽之常以日旦祓龜祓音廢又音拂拂洗之以水雞卵摩之而咒先以清水澡之以卵祓之以常月朝清水洗之以雞卵摩而咒之乃持龜而遂之若嘗以為祖一作視○祖法也言以為常法人若已卜不中皆祓之以卵東向

立灼以荊若剛木土一作十一○按古之灼龜取生荊枝及生堅木燒之軛斷以灼龜按土字合依劉氏說當連下句卵指之者三持龜以卵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粱卵焍黄粱米也祓去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辯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其卜必北向龜甲必尺二寸

卜先以造音竈也灼鑽造謂燒荊之處物若木也鑽中已又灼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一作止各三即以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夫子玉靈荊灼而心令

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𠝹音策○數音所具反刺音近策或刺是策之別名此卜筮之書其字亦無可覈他皆放此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行一作身其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收人皆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減去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知神龜之靈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某欲求某物即得也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足肣內外自隨可得占

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開内外交駭身節折不死首仰足肣卜病者祟曰今病有祟無呈無祟有呈兆有中祟有内外祟有外

卜繫者出不出不出横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内外相應即不得呈兆首仰足肣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内外相應不得首仰足肣呈兆若横吉安

卜擊盜聚若干人在某所今某將卒若干人往擊之當勝首仰足開身正内自橋外下不勝足朎首仰身首内下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朎首仰若横吉安安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首仰足朎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朎朎勝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内下足肣首仰不來足開首仰若横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肣外首仰不去自去即足肣呈兆若横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横吉安不吉身節折首仰足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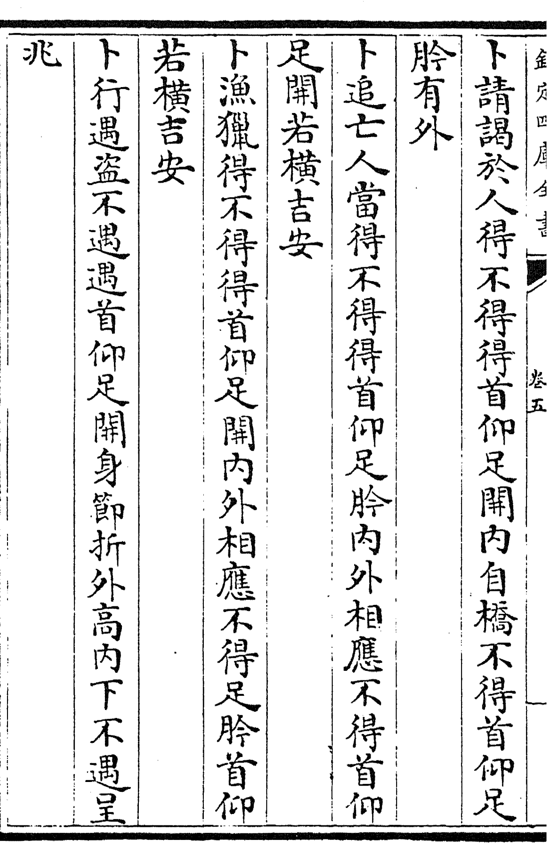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横吉安不吉身折節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内外自橋外自垂不孰足肣首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肣身節有彊外不疫身正首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横吉安有兵首仰足開身作外彊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内自橋不吉首仰身節折足肣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内自橋不得首仰足肣有外

卜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肣内外相應不得首仰足開若横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内外相應不得足肣首仰若横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内下不遇呈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髙内下不雨首仰足開若

横吉安

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横吉命曰横吉

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日瘳不死繫者

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出久毋傷也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一日不得不得行者不行來者

環至過食時不至不來擊盗不行行不遇聞盗不來徙

官不徙居官家室皆吉歲稼不孰民疾疫無疫歲中無

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人不行不得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買得追亡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命曰柱徹卜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市買不得憂者毋憂追亡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肣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解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者不來聞盜不

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官有憂居家多灾歳稼
中孰民疾疫多病歳中有兵聞言不開見貴人吉請謁
不行行不得善言追亡人不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
不雨甚霽不霽故其莫字皆為首備問之曰備者仰也
故定以為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足肣有内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
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盜不見聞盜來
内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吉歳稼不孰民疾疫

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請謁追亡人不得亡財物
財物不出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肣以占病不死繫者未出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來不
來徙官不徙居官久多憂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病
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不得漁獵得少行不遇
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聞盜來不
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
兩少歲中無兵見貴人不見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
行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肣以占病不死繫者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
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者來聞盜來徙官聞
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少歲中毋兵見貴
人得見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内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霽霽小吉不霽吉

命曰横吉内外自橋以占病卜曰毋瘳死繫者毋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合交等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孰民疫無疾歲中無兵見

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遇盜雨霽雨霽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不相見聞
盜不來徙官徙居官有憂居家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
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
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聞盜來不
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見

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肣内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行不行來者來擊盜勝徙官不徙居官有憂無傷也居家室多憂病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請謁不吉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横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

大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大吉命曰横吉榆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見貴人吉歲孰歲中有疾疫毋兵請謁追亡人不得漁獵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盜雨霽不霽小吉命曰横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吉不久居家室不吉歲不孰民

毋疾疫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
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相見不
相合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憂見貴人吉歲孰民毋
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霽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久毋傷求財物買臣妾馬
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盜行不
合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中民疾疫無死

見貴人不得見行不遇盜雨不雨大吉

命曰首仰足肣外高内下卜有憂無傷也行者不來病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内下卜病不死有祟而市買不得居官家室不吉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久毋傷吉

命曰頭見足發有内外相應以占病者起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死繫者出有憂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家室不吉歲惡民疾疫無死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内下以占病不死有外祟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會行行來聞言不來擊盜勝聞盜來不來徙官居官家室見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聞盜遇盜雨

不雨霽凶

命曰首仰足肣身折内外相應以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有用勝聞盜來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不吉歲不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喜請謁追亡人不得

遇盜凶

命曰内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死繫者不出求財物不得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横吉内外相應自橋榆仰上柱上柱足足肣以占病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居官家室見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孰民疾疫有兵有兵不會行遇盜聞言不見雨不雨霽霽大吉

命曰頭仰足肣内外自随卜憂病者甚不死居官不得居行者行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命曰横吉下有柱卜來者來卜曰即不至未來卜病者

過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繫者出

命曰横吉内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人見吉

命曰内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病者有瘳繫者不出來者來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不出不吉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内自舉外來正足發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病者

久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內自舉足肣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繫者毋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盡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柱足以作以卜有求得病死環起繫留毋傷環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吉可以舉兵

此挺詐有外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禍罪聞言毋傷行不行來不來

此挺詐有内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留禍罪無傷繫出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詐内外自舉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繫毋罪行行來來田賈市漁獵盡喜

此狐狢以卜有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可居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有憂不憂

此狐徹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仰足肣身節折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留繫有罪

望行者不來行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內外自垂以卜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留毋罪

難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不吉

此横吉榆仰首俯以卜有求難得病難起不死繫難出

毋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横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內外自舉以卜病者卜日不

死其一日乃死

此橫吉上柱足肣内自舉外自垂以卜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為人病首俛足詐有外無内病者占龜未已急死卜輕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足肣以卜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之毋傷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按褚先生所取太卜雜占卦體及命召之辭義蕪辭重殆無足採凡此六十七條别是也外者人也内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内者男也首俛者憂大

者身也小者枝也太法病者足肣者生足開者死行者足開至足肣者不至行者足肣不行足開行有求足開得足肣者不得繫者足肣不出開出其卜病也足開而死者内高而外下也

三代世表

答張夫子問

張夫子問褚先生曰詩言契后稷皆無父而生今案諸傳記咸言有父父皆黃帝子也得無與詩謬乎褚先生

曰不然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湏人而生奈何無父而生乎一言有父一言無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故兩言之堯知契稷皆賢人天之所生故封之契七十里後十餘世至湯王天下堯知后稷子孫之後王也故益封之百里其後世且千歲至文王而有天下詩傳曰湯之先為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於玄丘水有燕銜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即生契契生而賢堯立為司徒姓

之曰子氏子者兹兹益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殷社芒
芒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商者質殷號也文王之先為后
稷后稷亦無父而生后稷母為姜嫄出見大人蹟而履
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姜嫄以為無父賤而棄之道中
羊牛避不踐也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
席食之姜嫄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長之尭知其賢
才立以為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而頌之
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孔子曰昔者

堯命契為子氏為有湯也命后稷為姬氏為有文王也太王命季歴明天瑞也太伯之吴遂生源也天命難言非聖人莫能見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孫也黄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徳澤深後世故其子孫皆復立為天子是天之報有徳也人不知以為氾從布衣匹夫起耳夫布衣匹夫安能無故而起王天下乎其有天命然黄帝後世何王天下之久遠邪曰傳云天下之君王為萬夫之黔首請贖民之命者帝有福萬世黄帝是也五政明則

修禮義因天時舉兵征伐而利者王有福千世蜀王黃帝後世也至今在漢西南五千里常來朝降輸獻於漢非以其先之有德澤流後世邪行道德豈可以忽乎哉人君王者舉而觀之漢大將軍霍子孟名光者亦黃帝後世也此可為博聞遠見者言固難為淺聞者說也何以言之古諸侯以國為姓霍者國名也武王封弟叔處於霍後世晉獻公滅霍公後世為庶民往來居平陽平陽在河東河東晉地分為魏國以詩言之亦可為周世

周起后稷后稷無父而生以三代世傳言之后稷有父名高辛高辛黄帝曾孫黄帝終始傳曰漢興百有餘年有人不短不長出白燕之鄉持天下之政時有嬰兒主郤行車霍將軍者本居平陽白燕臣為郎時與方士考功會旗亭下為臣言豈不偉哉

建元以來侯年表

修記孝昭以來功臣侯者

後進好事儒者褚先生曰太史公記事盡於孝武之事

故復修記孝昭以來功臣侯者編於左方令後好事者得覽觀成敗長短絶世之適得以自戒焉當世之君子行權合變度時施宜希世用事以建功有土封侯立名當世豈不盛哉觀其持滿守成之道皆不謙讓驕蹇爭權喜揚聲譽知進不知退終以殺身滅國以三得之及身失之不能傳功於後世令恩德流子孫豈不悲哉夫龍頟侯曾為前將軍世俗順善厚重謹信不與政事退讓愛人其先起於晉六卿之世有土君國以來為王侯

子孫相承不絶歷年經世以至于今凡八百餘歲豈可與功臣及身失之者同日而語之哉悲夫後世其誡之

博陸霍光家在平陽以兄驃騎將軍故貴前事武帝覺捕得侍中謀反者馬何羅等功侯三千戸中輔幼主昭帝為大將軍謹信用事擅治尊為大司馬益封邑萬戸後事宣帝歷事三主天下信鄉之益封二萬戸子禹代立謀反族滅國除

秺金翁叔名日磾以匈奴休屠王太子從渾邪王將衆

五萬降漢歸義侍中事武帝覺捕侍中謀反者馬何羅等功侯二千戸中事昭帝謹厚益封三千戸子弘代立為奉車都尉事宣帝

安陽上官桀家在隴西以善騎射從軍稍貴事武帝為左將軍覺捕斬侍中謀反者馬何羅弟重合侯通功侯三千戸中事昭帝與大將軍霍光爭權因以謀反族滅國除

桑樂上官安以父桀為將軍故貴侍中事昭帝安女為

昭帝夫人立為皇后故侯三千戸驕蹇與大將軍霍光爭權因以父子謀反族滅國除

富平張安世家在杜陵以故御史大夫張湯子武帝時給事尚書為尚書令事昭帝謹厚習事為光祿勳右將軍輔政十三年無適過侯三千戸及事宣帝代霍光為大司馬用事益封萬六千戸子延壽代立為太僕侍中

義陽傅介子家在北地以從軍為郎為平樂監昭帝時刺殺外國王天子下詔書曰平樂監傅介子使外國殺

樓蘭王以直報怨不煩師有功其以邑千三百戶封介子為義陽侯子厲代立爭財相告有罪國除

商利王山齊人也故為丞相史會騎將軍上官安謀反山說安與俱入丞相斬安山以軍功為侯三千戶上書願治民為代太守為人所上書言繫獄當死會赦出為庶人國除

建平杜延年以故御史夫人杜周子給事大將軍幕府發覺謀反者騎將軍上官安等罪封為侯邑二千七百

戸拜為太僕元年出為西河太守五鳳三年入為御史大夫

弋陽任宮以故上林尉捕格謀反者左將軍上官桀殺之便門封為侯二千戸後為太常及行衛尉事節儉謹信以壽終傳於子孫

宣城燕倉以故大將軍幕府軍吏發謀反者騎將軍上官安有罪功封侯邑二千戸為汝南太守有能名

宜春王訢家在齊本小吏佐史稍遷至右輔都尉武帝

數辛扶風郡訢其置辦拜為右扶風至孝昭時代桑弘羊為御史大夫元鳳三年代田千秋為丞相封二千戶立二年為人所上書言暴自殺不殊子代立為屬國都尉安平楊敞家在華陰故給事大將軍幕府稍遷至大司農為御史大夫元鳳六年代王訢為丞相封二千戶立二年病死子賁代立十三年病死子翁君代立為典屬國三歲以季父惲故出惡言繫獄當死得免為庶人國除陽平蔡義家在温故師受韓詩為博士給事大將軍幕

府為杜城門候入侍中授昭帝韓詩為御史大夫是時年八十衰老常兩人扶持乃能行然公卿大臣議以為為人主師當以為相以元平元年代楊敞為丞相封二千戶病死絕無後國除

扶陽韋賢家在魯通詩禮尚書為博士授魯大儒入侍中為昭帝師遷為光祿大夫大鴻臚長信少府以為人主師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封扶陽侯千八百戶為丞相五歲多恩不習吏事免相就第病死子玄成代立

為太常坐祠廟騎奪爵為關内侯

平陵范明友家在隴西以家世習外國事使護西羌事

昭帝拜為度遼將軍擊烏桓功侯二千戸取霍光女為

妻地節四年與諸霍子禹等謀反族滅國除

營平趙充國以隴西騎士從軍得官侍中事武帝數將

兵擊匈奴有功為護軍都尉中事昭帝昭帝崩議立宣

帝決疑定策以安宗廟功侯封二千五百戸

陽城田延年以軍吏事昭帝發覺上官桀謀反事後留

遲不得封為大司農本造廢昌邑王議立宣帝决疑定策以安宗廟功侯二千七百戶逢昭帝崩方上事並急因以盜都內錢三千萬發覺自殺國除

平丘王遷家在衛為尚書郎習刀筆之文侍中事昭帝帝崩立宣帝决疑定策以安宗廟功侯二千戶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坐受諸侯王金錢財漏泄中事誅死國除

樂成霍山山者大將軍光兄子也光未死時上書曰臣

兄驃騎將軍去病從軍有功病死賜謚景桓侯絶無後臣光願以所封東武陽邑三千五百戸分與山天子許之拜山為侯後坐謀反族滅國除

冠軍霍雲以大將軍兄驃騎將軍適孫為侯地節三年天子下詔書曰驃騎將軍去病擊匈奴有功封為軍侯薨卒子侯代立病死無後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其以邑三千戸封雲為冠軍侯後坐謀反族滅國除

平恩許廣漢家昌邑坐事下蠶室獨有一女嫁之宣帝

未立時素與廣漢出入相通卜者言當大貴以故廣漢
施恩甚厚地節三年封為侯邑三千戸病死無後國除
昌水田廣明故郎為司馬稍遷至南郡都尉淮陽太守
鴻臚左馮翊昭帝崩議廢昌邑王立宣帝決疑定策以
安宗廟本始三年封為侯邑二千三百戸為御史大夫
後為祁連將軍擊匈奴軍不至質當死自殺國除
高平魏相家在濟陰少學易為府卒史以賢良舉為茂
陵令遷河南太守坐賊殺不辜繫獄當死會赦免為庶

人有詔守茂陵令為揚州刺史入為諫議大夫復為河南太守遷為大司農御史大夫地節三年譖毀韋賢代為丞相封千五百戶病死長子賓代立坐祠廟失侯

博望許中翁名舜以平恩侯許廣漢弟封為侯邑二千戶亦故有私恩為長樂衛尉死子延年代立

樂平許翁孫以平恩侯許廣漢少弟故為侯封二千戶拜為彊弩將軍擊破西羌還更拜為大司馬光禄勲亦故有私恩故得封嗜酒好色以早病死子湯代立

將陵史子回名魯以宣帝大母家封為侯二千六百戸與平臺侯昆弟行也子回妻宜君故成王孫嫉妬絞殺侍婢四十餘人盜斷婦人初產子臂膝以為媚道為人所上書言論棄市子回以外家故不失侯

平臺史子叔名玄以宣帝大母家封為侯二千五百戸衛太子時史氏内一女於太子嫁一女魯王今見魯王亦史氏外孫也外家有親以故貴數得賞賜

樂陵史子長名高以宣帝大母家貴侍中重厚忠信以發

覺霍氏謀反事封三千五百戸

博城張章父故潁川人為長安亭長失官之北闕上書寄宿霍氏第舍卧馬櫪間夜聞養馬奴相與語言諸霍氏子孫欲謀反狀因上書告反為侯封三千戸

都城金安上先故匈奴以發覺故大將軍霍光子禹等謀反事有功封侯二千八百戸安上者奉車都尉秺侯從羣子行謹善退讓以自持欲傳功德於子孫

平通楊惲家在華隂故丞相楊敞少子任為郎好士自

喜知人居衆人中常與人顔色以故高昌侯董忠引與
屏語言霍氏謀反狀共發覺告反侯二千戸爲光禄勲
到五鳳四年作爲妖言大逆罪腰斬國除
高昌董忠父故頴川陽翟人以習書詣長安忠有材力
能騎射用短兵給事期門與張章相習知章告語忠霍
禹謀反狀忠以語常侍騎郎楊惲共發覺告反侯三千
戸令爲梟騎都尉侍中坐祠宗廟乗小車奪百戸
爰戚趙成用發覺楚國事侯二千三百戸地節元年楚

王與廣陵王謀反成發覺反狀天子推恩廣德義下詔書曰無治廣陵王廣陵王不變更後復坐祝詛滅國自殺國除令帝復立子為廣陵王

酇地節三年天子下詔書曰朕聞漢之興相國蕭何功第一今絶無後朕甚憐之其以邑三千戸封蕭何玄孫建世為酇侯

平昌王長君名無故家在趙國常山廣望邑人也衛太子時嫁太子家為太子男史皇孫為配生子男絶不聞聲

問行且四十餘歲至今元康元年中詔徵立以爲侯封五千戸宣帝舅父也

樂昌王稚君名武家在趙國常山廣望邑人也以宣帝舅父外家封爲侯邑五千戸平昌侯王長君弟也

邛成王奉光家在房陵以女立爲宣帝皇后故封千五百戸言奉光初生時夜見光其上傳聞者以爲當貴云後果以女故爲侯

安遠鄭吉家在會稽以卒伍起從軍爲郎使護將弛刑

士田渠棃會匈奴單于死國亂相攻日逐王將衆來降漢先使語吉吉將吏卒數百人往迎之衆頗有欲還者因斬殺其渠率遂與俱入漢以軍功侯二千戸

博陽邴吉家在魯本以治獄爲御史屬給事大將軍幕府常施舊恩宣帝遷爲御史大夫封侯二千戸神爵二年代魏相爲丞相立五歲病死子翁孟代立爲將軍侍中甘露元年坐祠宗廟不乘大車而騎至廟門有罪奪爵爲關内侯

建成黄霸家在陽夏以役使徙雲陽以廉吏為河内守丞遷為廷尉監行丞相長史事坐見知夏侯勝非詔書大不敬罪久繫獄三歲從勝學尚書會故以賢良舉為揚州刺史潁川太守善化男女異路耕者讓畔賜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居潁川入為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代邴吉為丞相封千八百戶

西平于定國家在東海本以治獄給事為廷尉史稍遷御史中丞上書諫昌邑王遷為光禄大夫為廷尉乃師

受春秋變道行化謹厚愛人遷為御史大夫代黄霸為丞相

陽平王稚君名傑○索隱曰漢表名禁家在魏郡故丞相史女為太后太子立為帝女為皇后故侯千二百戸初元以來方貴用事游宦求官於京師者多得其力未聞其有知略廣宣於國家也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五

[seal]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舉人臣洪道濟